

我在過河後，就已經將她放下了。你，還背著她嗎？

午後一場大雷雨總算在太陽西下前，停了下來。丹山與逸道顧不得路上一片泥濘不由得加快了腳步，希望能在天黑前趕到可以掛單的寺院。（註：「掛單」為佛門用語。遊方的行腳僧借宿他人寺院之意。）

兩人來到了河旁，只見原本應該乾涸的河床，此刻卻是水深及膝，河水滾滾。兩人站在河旁，看看遠方即將西沉的夕陽，又對看了一眼。

逸道：「要不要過河？」

丹山：「嗯，不過河，就得露宿在此。過河吧！」

就在兩人準備要涉水過河時，有一位妙齡少女也來到了河邊。她看著河水，不由得皺緊了眉頭自言自語道：「怎麼辦？我怎麼過河？」丹山與逸道也因為她的舉動而被吸引了注意力。

妙齡少女看著丹山與逸道，靈機一動，說道：

「師父！這河水已及膝，我無法撩衣過河。可是，我家在對岸，現在如果不過河，眼看天就要黑了；這四下又無人，我不敢一個人留在這荒郊野外。師父如果也是要過河，可不可以背我一起過河？」

丹山與逸道聽到此話，兩人不由得一愣。

逸道心想：「出家人不近女色是戒律之一，我該如何在回絕的同時替她想個辦法才好？」

沒想到，丹山竟然轉身背向少女，蹲下身，說道：「上來吧！」

逸道沒想到丹山是如此的回應，心想要勸丹山不應如此；但是，只見丹山一臉莊穆的神色，逸道到了嘴邊的話又吞了回去。於是，丹山背著少女，逸道牽引著丹山的手臂，三人就這樣過了河。

過了河，少女向丹山稱謝後，各自奔向各自的方向。一路上，丹山神色自若，逸道則幾度欲言又止。就這樣，兩人在天黑前趕到了寺院。

夜裡，丹山與逸道各自禪坐完畢後，逸道終於忍不住，語帶責備的向丹山說：「我門出家人不可以接近女色，你為什麼要背那個少女？」

丹山平靜的回答：「我在過河後，就已經將她放下了。你，還背著她嗎？」

後記：這是流傳在禪門裡的一個很有名的故事，故事的出處我已經不記得了。年輕時讀它，認為它是在教導我們遇事不要執著，要有船過水無痕的心靈境界。每次讀它，除了規勸自己不要執著於事之外，更是欣賞丹山的超然。

可是，在年過半百重寫這篇故事之時，才發現從這篇故事裡，還可以學習到做事的道理。因為，如果自己沒有丹山的修為，而硬是要去背那少女過河的話，結果只是徒增個人的煩惱而已。